



毛 镜 著

北 窗 散 笔

北窗散笔

毛 錡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北窗散笔

毛 铸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 销 陕西省计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插页1 30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ISBN 7—224—00698—X/I·156

定价 4.45元

自序

我最早喜爱文学，是从诗歌的小路上起步的。而上中学时发表在上海《中华少年》杂志上的处女作，却又是一篇散文。随后可以说是“满山跑”，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都尝试过。乘兴而写，兴尽而罢，那摇摆不定的兴趣指针简直就是一枚无定向导弹。不过在文学的诸多体裁中，与之藕断丝连并始终未能忘情的，还要算杂文、随笔。细想，我之所以一向耽迷杂文，大概和较长时间从事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有关。因为编杂文而喜爱杂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有时来稿接济不上，等米下锅，为了应急也就化名写上一半篇。记得我的第一篇杂文就署了个钱塘潮的化名，其实我既非浙江人，当时也未去钱塘江观过潮。现在想来，怕是年轻气盛，思想浪漫，一时心血来“潮”的雅兴吧。以后写杂文还陆续用过秦客、秦咸、余辉、安陵、司马仰迁等许多笔名。就是现在常用的这个“毛铸”，开始也不过是作笔名用，岂知后来“喧宾夺主”，好在还是“坐不换姓”，也就听其自然了。

“樱桃好吃树难栽”。真正好的杂文也似乎一样，读来痛快淋漓，颇有兴味，可写好就不那么容易了。一个能提起笔来的人，甚至可以写各种文字；但未必都能写好杂文（自然，少数的如林希隽之类的大人先生，也是不屑于玩弄这种雕虫小技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杂文虽然短小却包容极广，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草木虫鱼，九流

百家，都挂得上，扯得到。文字是有限的，而内容又是无限的，若非象施耐庵式的“博识君子”，委实难以驾驭。尤其是中国自“五四”以来，鲁迅先生以他如椽之大笔，为当代杂文树立了一个空前的标杆，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后来的杂文马拉松队伍，有圭臬在前，就使出浑身的解数朝前追赶吧。我作为这支马拉松队伍中的一个无名小卒，也是紧紧地跟随着跑呀、跑呀。尽管如俗话所说的，“望山跑死马”，但好在我迄今还没有气馁。

当作家难，当杂文家尤难。清朝的叶燮在谈到诗创作时，曾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欠，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写诗如此，写杂文何尝两样。你要做杂文家吗？你就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观天地万物气象，察古今世态人情。“鄙见无高文”，你对事物的识见总得比一般人高一个档次；融会才能贯通，你还得阅历丰富，博览群书。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杂文家更重要的还有个人格力量的问题。要人讲精神文明，自己就不能“文人无行”，在私生活上一塌糊涂；要人胸怀宽广，自己就不能满腹怨毒，比“白衣秀士”还偏狭；更不能咀上喊反对搞小圈子，自己却在那儿起劲地垒山头，修土围子……。窃以为只有人品与文品的一致，方始可以与之论杂文。至于文字功力，写作技巧，那就是其次再其次的问题了。一篇杂文，作者呕心沥血，辛辛苦苦写出来，纵然围上花边，也是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名轻利微，有多少实惠！而在作者自己却始终抱着“一文不名，心忧天下”的热肠，惨淡经营，矢志不坠。写得好了顶多收到几封热情的读者来

信，就算最大的安慰：写得不好或人云亦云的平平之作，还不是烟云过眼，水掠鸭背！杂文又是一种很敏感的文体（那种心怀叵测的杂文自然不在此例），万一碰上个把心灵变态的“对号入座”者，特别是碰上象鲁迅所说的那种“不好惹”的大角色——所谓的“名家”、“权威”之流，那就算触了霉头，你还得象希腊神话里的阿齐里士，要承受从四面八方射来的冷箭与热箭。所以说，做个杂文家难啦！每念及此，就不由得我想起《朝野佥载》上记述桑维翰谈做宰相之苦的那段巧喻，他说：“居宰相如著新鞋袜，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做杂文家亦若是。倘若有人要问我写杂文多年有什么感受？那也许就是上边所说的这一点点吧。

虽然，这几年我在从事其他文学创作的间隙，还时断时续地写一点杂文，但要将它结集出书却一直很少想过。其一是自知自己的杂文粗疏、浅薄，卑之无甚高论，难登大雅之堂；其二也是深感眼下的杂坛也是“明无山头暗有礁”，不拜码头，不烧冷灶，不是圈子里的人，压根儿就不得其门而入，要出书更是妄想。基于这两种原因，加之又忙于其他事务，也就一直把这件事置之脑后，几尽忘却。后来还是作家杜鹏程和人民日报社一贯热心杂文事业的刘甲等同志的一再督促，以及外地一些相识和不相识朋友的来信鼓励，才使我萌动了这一念头。他们也许是看到了有人编丛书、搞系列十分热闹，为“广文先生官独冷”不平而有此动议吧。反正是盛情难却，厚爱可感，我也就终于下定了“逾越雷池”的决心，在二三好友的帮助下，匆匆忙忙地着手收集。无奈时过境迁，自然会散失和遗忘一些，然而仅就收集到的而言，从数量上说亦不算少。因为时间仓促，不能用细箩过

了，急还得用粗筛子摇一摇。经过除尘去杂，剩下的就是这个集子所选收的作品。这些文章大都是急就章，发表过也就放在了一边，居多的都淡忘了。这次编选才得以有机会重新回顾，没想到这一重新翻拣，倒叫人不禁感慨万千：尤其是对一些“少作”的稚气和浅陋，仍不免感到有些脸红；即或是近几年写的，似也难以尽如人意。该怎么说呢，好象迄今为止，我的犁只是在表土层上划过；此刻，我只能告诫自己，今后必须犁得更深些！

集子取名《北窗散笔》，很容易叫人联想到李白那首《答五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即：“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如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吹马耳。”倘若真有人作如是想，也不奇怪。因为几篇杂文纵然是对时弊不幸而言中，也不过是滴水微澜，起一点小小的警策作用，更不必说居多还都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于世何补？说真的，我之所以取这个书名，倒只是地地道道的“纪实”，因为集子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我经年累月匍匐在自己斗室的北窗下草成的。雨晦风潇而少懈，祁寒盛暑亦不怠。夜深人静，临北窗而命笔，辛劳中不乏欢欣，激动中又有宽慰。故此取名，无论如何对自己也是个小小的纪念。仅此而已，岂有它哉！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五日

灯下匆草

目 录

自 序

雨丝云踪

第一辑

(1956—1964年)

争鸣与勇气	1
“忙”与读书	3
沙里淘金	5
也谈“繁文”	6
“正午牡丹”的启示	8
一则笑话的联想	11
博读与精记	13
时间篇	15
偏爱和偏见	17
“自诊自断”和知不足	19

“十八般武艺”外论	21
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诗篇	24
多留意“小事”	26
狮子“王位”考余	29
“膝上写字”的精神	32
想到了马克吐温的话	34
东条的骨灰及其他	36
殷承宗的手	38
略谈抄袭与剽窃	40
试说短新闻	43
醉翁之意不在酒	46

第二辑

(1978—1984年)

“积习”不“古怪”	49
新年试笔	51
从刘烨的发狂想到的	53
真话、假话与空话	56
托尔斯泰的出走	58

民众口碑	60
革命者的休息观	62
年岁账及其补救办法	64
九方皋相马析	67
柳敬亭的说书	70
“追”、“顾”与人才	72
荐才与爱才	75
倚马才和水磨工	77
审鹅、审瓜及其他	79
诸葛亮与顾雍斥孙	81
丘吉尔、田中与中国人的走路	83
发人之未发	86
也谈串门事儿	88
嫉妒谈片	90
看剧偶感	93
“好人难做”	96
诗品、人品及其他	98
从江道衍的提拔说开去	100
养花之余的思索	103
武士蚁和身上虫	106

人材长短古今论	109
行己有耻	112
说狂	114
信念——胸中的正义之旗	116
“外来户”旁论	119
鸡鹋之类	122
少年读书宜慎择	124
英雄失路寻常事	126
书到用时方恨少	129
谈谈读书	131
牛西红柿的幽默与教训	134

第三辑

(1985—1988年)

杂文家的挨骂	137
文学的格调与情趣	140
雅量，目光之我见	142
不使人间造孽钱	145
金钱散论	147

不求人夸颜色好	150
警惕假名士	153
切勿盲目崇拜	155
年节送诗	157
莫让广文官独冷	160
蚯蚓的嗤笑	162
虎年谈狗	165
荐贤者的胆识和胸怀	168
杂文三愿	171
谁言儿女不英雄	174
真考试·磁选机	177
文需有补于世	180
新春寄语	183
磨坊新生的联想	186
文学美丑断想	189
托尔斯泰的反问	191
长寿·养生·诗文	194
马丁·塔波尔之谜	196
“做官热”可虑	199
松柏与藤萝	202

“吾从众”与求异思维	204
“美人”生意眼的困惑	207
龙年·龙马·龙种	210
“死亡电话”之类	212
时有英雄莫闲置	215
笑不出来的“笑话”	219
假冒、赝品及其他	222
论文人经商	224
恺撒休妻与世勋嘱弟	228
题赠二章	230

小品闲话

第一辑

(1962—1983年)

话一年	231
谈比喻	234
关于“戏赠”诗	237
门外棋语	240
一首笑话诗的来历	243

时间、生命与创作	245
英雄出世非圣贤	250
何瓦琴句蠡测	251
伏波将军多	254
莫将锦屑乱抛洒	256
略谈关羽封号	261
两副对联的由来	263
“史话”不宜过简	266
明妃千古有知音	268
不必穿凿附会	270
海豚智慧的一则文学佐证	272
阿倍仲麻吕诗话	274
冷泉亭对联趣话	278
包公的脸怎么变黑的	280
杨虎城将军的几首诗	282
名联探源	286
关于寇准其人	289
一首描述“野人”的歌诗	291
略谈杨贵妃	293
寄台湾陕西村	300

第二辑

(1984—1985年)

新诗啊，再次迸发出你的豪情	301
电影，我期望着	304
是曹操的话吗？	306
无字碑种种	308
题壁与涂抹不能混淆	310
张飞书艺俱佳	312
《买“东西”考》再考	314
清初陕西诗人多	316
安乐窝小考	318
郑板桥的诙谐	321
自题画像诗文	324
也谈状元王杰	326
诗窗碎语	328
怪才金圣叹	331
旷世逸才徐文长	334
明才子解缙	337

袁氏三兄弟	340
一句雪诗才名传	343
顺陵传说有所本	346
自命“风流”的唐伯虎	349
诗人与大学	351
——会见美国、加拿大诗人隋惑	
乡情——美的怀念	355
从散文的母体中吸取培养	357
——在北戴河杂文座谈会上的发言	
评秦腔《千古一帝》	360
晏日本文艺界朋友口占	362

第三辑

(1986—1988年)

徜徉在智慧的溪流里	363
《三滴血》本事	366
答青年文学朋友十三问	368
家说	376
严肃、认真、谦逊	379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古代的“宽松”	382
惠特曼论“文如其人”	384
有关诺贝尔奖金二三事	386
福楼拜写作的严肃	388
写作与读书	390
“饭后钟”诗话	392
“饭前钟”诗话补遗	396
迎春小品	399
漫话老年	401
《听雪记》后记	405
复吉林孙秋峰同学	408
龙的闲话	411
附：杂家毛鳞印象记（徐岳）	416